10105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繄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

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睽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

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衝浹日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後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秘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鵞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死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

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鐫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覩省加細追維曩昔麄心浮氣徒致蹇長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神碎

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寇突
祈剛未肆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宵不能寐
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綍翣已邁足跡塗泥
追之不逮矯首蒼旻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
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詞以載聞乎不聞
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擩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
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

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霈然者
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
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
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緊汝是賴
離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
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
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
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
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

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眞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妄焉然輔相不任燮

責先生推原所以禱祀之由出於不得已神而有靈安得不應而六氣古奧非重直與西京相近蓋有德之言不同如此

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未列今又分符

求雨而雨立
降求雪而雪
立降所謂至
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於
先生益信

荆墅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覩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岡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峯桂枝駢羅環遠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旱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

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已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

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坝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需澤殊嗇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絶種未入土斯民凛凛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壇於蒙泉山頂刑鷄薦血瘞于茲壇

之右庸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茲

望壇謝雨文

蠲吉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霡霂浹洽冬春所無靈應響荅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茲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

文氣疎古直逼子長

已踰立夏改池尚涸創茲爲壇用祈于爾有神爲壇之辰油雲四興疎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霶霈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荊門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

畧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荊門之山發於嶓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荅沛然爲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請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霶霈正晝間間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

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蒙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荊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茲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

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荊鵝薦血瘞于壇側用著厥誠茲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尚鑒茲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茲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油然有雨祁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霑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荊岑亭上朝夕致

被以幸靈沛尚饗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諭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

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爲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産。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

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異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聞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嘆不樂賦詩

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容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嚴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東部員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往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

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書夜無倦於陰陽星歷五行卜筮靡不過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徽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申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

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酉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

屠氏。已丑登進士第。授廸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迓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謂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謂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荅。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其顛蒞甚矣。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

得此數語尤見夫子不苦而陳之旨

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

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甘窮約之分吾求

興國州志
富川

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冠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刼踐躒很俱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予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丙申夏四月

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莅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曰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絶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克

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未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于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

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曽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前先

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抒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

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毋僥氏繼毋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艮之年十三女 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之萬石塘

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與仁字茂樂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公匪江爲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顧慤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

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

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

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委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黃氏。子五人。顒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幷而死。次許胥訓次

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夷。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覈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違猶依違言兩可也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文安公岳母之妹也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衞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

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

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緩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絜蠲盛湘有親有賓飭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止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梁源負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張誠子父

公諱琥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

曾祖嗣宗贈處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晚益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

尊延禮法之士爲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二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吉。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書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萃居族黨。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

理學不獨士人也農工商賈皆可行之如公是也

先行我心

麟之與同清臭熊鑑俱見朱子鹿洞講義跋

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之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于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悵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臭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黃公墓誌銘

諱文晟建昌南豐彥文父也常問學文安公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傴巖有終焉之意其兄

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頡脫以出暇日憩石僊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已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関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

賴以有聞江西之抹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置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眞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絶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歉

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邪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倘左迪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栩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壽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巳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

月巳酉葬于石傀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于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嗚呼壺隱豈其隱渝誰尚顯之在其後人

象山陸某誌

黃夫人墓誌

文安公后母也

余少時見墓銘曰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黃氏之亡乞

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閫郡之士願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予外舅尊卑內外姻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

舉無間言。自吾爲塔。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穀蔬醢。雖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割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所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塔甲行。猶孳孳若有不及。然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

非已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巳酉葬于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別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水絜旁羅諸峰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巀嵲靈谷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是埒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窆以斯穴余實知之記之斯碣尚其子孫自致閥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楊承奉墓碣　楊簡先生父

石庭顯字時發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藹然臞儒而狥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

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夔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工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秩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刑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闔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它適自

謂不逮迺翁遑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塡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携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鄰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啓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翛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

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顚沛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遥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遣訃余適西游僕及余館余不知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荅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而銘之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黃墟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霈封承

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子男六。籌。篆。簡。權。卿。篪。籍。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權卿夭。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洽。孫男十二。恬。恢。惟。悔。懌。忯。恪。慥。愉。憺。惿。愷。女九。長適顏袞。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壑。垕。圭。女一。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葛致政誌 葛逢時父

名賡字德載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實曰。是獨采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毋嘗乘間爲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

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母以爲苦。由是母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鬼岸。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趍庭。問見即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爲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

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款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橫集。既歸。即東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爲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謝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爲之者。皆適有所感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易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

殖其家公爲人剛決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爲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卽世公有二兄伸早卒事伯兄撫伸孤敬愛備盡人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間盜賊蜂起所在爲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爲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爲前鋒摧堅陷陣

未嘗有所避虜騎旣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旣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旣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力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爲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旣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

早明年民難糴米斗踰十錢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糶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蔪茶爲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當猶持以榷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遺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爲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廹公索錢凡三人爲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卽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閒皆願

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節訪舊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益高飲食步趨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旣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

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即與其父同舉者玉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爲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卜十月巳酉葬于池頭鶴即嶺下湖吟尉朱梓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顯墓誌

臨川吳伯顯余妻弟也外舅三子伯顯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姻族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顯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三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周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顯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顯名顯若世系

穆堂先生改爲禮部侍郎尤延之

先諱具尤禮侍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毋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兒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爲子壽

次爲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爲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陳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弟子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覩公文行俱優擢

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感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

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折無天吳紫鳳可衣然舊繡移曲折顛倒在裋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倘

從先生遊者有許昌朝見翠雲題壁

佯睡壟吁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間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

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廩修理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淵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

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
辨然特間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
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趑趄或用蹉跌惟公之
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
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
佳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
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
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
量哉道遥溟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

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
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曩昔丞
誦斯言而屢嘆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
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
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
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
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
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

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宜亦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

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貴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

三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湖。疾不待藥。斂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賁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已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已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已矣知所以成已

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已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為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已者不期存而自存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已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已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已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

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已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已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

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端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晦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尙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曰麗必照物。雲油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

端言蠕動本荀子勸學篇。微言微動也。

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品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已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至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

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已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可見于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

如何若禹稷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此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凡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

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

此等內集中無有之可笑以其不如引用也

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

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

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士終以周致太平魯頌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大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濱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

顏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吉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

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其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

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

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著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著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

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湊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著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著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著以立卦著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著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著卦六爻之用其諸

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

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窮馬膠馬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已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

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蓍龜龜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已之智能

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

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變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弼余愆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蓍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

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詢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

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咸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

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

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10105